

中兴街上,氤氲着酒香的店镇

记事本

## 谁陪你吃饭

晓夏

周末的晚上,独自一人去 街对面的中餐厅吃晚饭。偌大 的餐厅,十几张餐桌,每张餐 桌上都是多人围绕,笑语盈 盈,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占据一 张桌子,味同嚼蜡地吃着眼 的食物,显得孤独又落寞。

其实我知道,再美的食物一个人吃总归索然无味,粗茶淡饭有人陪也能吃得津津有味。只是多年以来,自己独立惯了,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也习惯了自己和自己说话。

找个人吃饭其实挺难的。 貌似每个人都很忙,尤其朋友 圈里的人,大部分都娶妻生 子,都忙着回家吃一顿其乐融 融的晚餐,想找他们一起吃个 饭,真的是要思忖良久。久而 久之,可约的人越来越少。

找个有趣的人吃饭更难。 有趣的人一般心思单纯,心 有愉悦,不斤斤计较。他们善 于捕捉生活中的美,有能力把 琐碎甚至落魄的生活过得生 机盎然。和这样的朋友边吃边 聊,一杯红酒,一盏茶,可饮风 霜,可温喉。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 就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张 小娴说:"找一个爱的人,就是 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 人。爱情怎么离得开肚子?又 怎么脱离得了口腹肠胃?"

有趣,又愿意陪你吃饭, 长长久久地进行下去,这在很 大程度上比跟一个餐,长相厮就 守更困难。一日三餐,吃就都 是一辈子,还要把每顿饭都吃 得愉高的双重考验。不然 和情面相觑,无言以对,不是 煎熬就是痛苦。

能聊到一起和能吃到一起同等重要。我希望劳累一天之后,和对方一起整出两菜一汤,美滋滋地吃完,然后瘫倒在沙发上,一边打着饱嗝,一边剔着牙,慵懒地说一句"今晚的虾新鲜"!

民以食为天,食色性也, 再清高的人,也要落到一蔬一 饭的生活里。找到能和你一起 愉悦吃饭的那个人太重要了, 是需要一点运气的。人对了, 即使是吃隔夜饭,也会无比满 足,否则山珍海味又怎样?心 里的落寞无法填补。

有人把过日子叫"搭伙", 把过不下去了叫"散伙",吃饭 的地位何等重要。想要探究一 对男女的生活是否如意,去厨 房吧。合适的两个人,日子一 定是热气腾腾的,有赞美,有 包容,平凡中不乏浪漫。 7

街

谢艳君

## 条老街的香气氤氲

中兴街我太熟,孩子周 末学钢琴的琴行就在这条 街,但每次都是驾车穿过,匆 匆来去。那次接下课去得太 早,于是,在时间的偶遇里, 将脚步交给一条老街。

八点半,初秋的朝阳从 街两侧的香樟辉军的, 树树上漏的声响,那是清风,不请自来。阳光第 去三分耀眼,七分的街面光光 暖意斑驳在窄窄的街面水 城一幅轻微晃动的黑面水 水。煮裳白鞋,入不了由也作 不了诗,只是缓缓走过。

米,呈7字形。一条街,以"老 街"相唤,必有光阴洗砚般的 底蕴渊源。它东接我们习惯 称作东门上的东正街,西入 胜利路,也可说它是一条街 中小街了。醴陵城最早的河 埠就是东门上,瓷器和烟花 从这装船。有一驳商贾停靠 的水岸,钱币叮当中便滋生 出一处集贸昌荣的陆地,那 便是胜利路。上世纪五十年 代,爷爷家族土地土改后,生 活艰难,他曾一度将从沩山 古窑手推肩挑出来的货物卸 在东门上,稍作停顿,用草绳 捆扎打码得比书上的字还整 齐的白的蓝的坛碗勺盏,再 顺着一江悠悠渌水,荡向远 方的村落都市。那时候,和一 些年轻的山冲脚夫一样,爷 爷掏出裤腰里湿漉漉的脚力 钱换回胜利路的花布,中兴 街的糯米酒,米粉,十三香, 一家人的脸上,便有了笑容 的点染。

(—)

有一种醇香,叫一碗粉

中兴街入口第一家店, 店名"香香来粉面馆",朱红

的门楣,漆黑的大字,古雅得不似粉馆。还未撤帘,香味就从透明的塑料门帘缝外泄。招牌当然是小城最有名的醴陵炒粉了。烧红的油锅中,打入两枚鸡蛋,少顷加入洗净的豆芽,翻炒一会再加入泡发的杂粉,柔韧纤长的杂粉与透明饱满的绿豆芽互缠互绕,在锅中反复翻炒。翻炒到火候,出锅撒上两勺红辣椒粉几滴芝麻油一把葱花,送到你桌上时,瓷盘里,皎白明黄,怡红快绿,不等你动筷入舌尖,猛辣劲爆的香味已放泼似的征服了你的味蕾。尝一口,你满足的笑容说明了一切:嗯,对味!

与食材和做法都标准化的炒粉相比,汤粉显得随意而变幻。用粉除了杂粉,还有宽米粉,圆粉,薯粉,全泡好了待入竹勺煮烫。一排码子比粉更种类繁多,油光鲜亮,带汤的冒着热气,凉拌的和着葱蒜。白豆角丁、榨菜丝、豆笋丝、酸腌菜、豆豉肚尖、香菜牛肉、油渣藕尖、煎荷包蛋、香肠片、芋篙肉末、云耳肉丝汤、枞菌肉末汤、花菇鸡肉汤、卤牛肉片汤……它们的多姿多彩简直叫人无法指点一碗粉的盖码江山有多诱人。

无论是享用炒粉还是汤粉,你从此相信:对胃的真正慷慨,就是 早餐时刻满怀期待地坠入一碗粉的深情。

湘菜无辣不欢,醴陵菜系更是引领辣潮,一碗粉也不例外。像我们这的名菜,也是闻名全国的特产——仙都酱板鸭,口味分微辣,中辣,特辣。醴陵人都是吃后两种口味的多,微辣口味,适合赠寄外地朋友,却也辣得流鼻涕流眼泪地电告:好吃得停不下来,甘受其虐。扯远了,看这粉馆桌上,各摆了几碗辣椒,干辣椒油豆豉,剁红辣椒,泡米椒,斑斓地等候与一碗粉完美融合的活色生香时刻。

(=

往前行,阳光细碎,风吹动叶子,拂过裙幅,叶子和裙幅一样轻软。剥落了粉壳的砖墙,绽开了裂纹的门窗,在躺椅上听花鼓戏的老人,脚边慵懒打盹的哈巴狗,无一不轻诉着时光的悠闲与静慢。

脚边慵懒打盹的哈巴狗,无一不轻诉着时光的悠闲与静慢。 香,随风荡漾。古旧内敛的老街还弥散着另一种醇香——酒香。 好几个店面卖酒,你售杨梅酒,我售甜酒,他售谷酒。我走进一家招牌很有气势,某某红高粱酒连锁店,下行写小字:承接私人定制,各种宴席用酒。走入,装修与货品明显不搭调,架上一溜儿的青花瓷坛。一块红色条幅横过窄窄的店面:杨梅泡酒季,买十斤送二斤或送泡酒瓶。我摸一摸那光洁典雅的青花瓷坛,便宜的酒买十斤还送个美器,会不会有人买椟还珠呀?环顾店内,并无其他酒,我好奇:"老板,你还卖白酒?"在店门口烟摊边刷手机的老人进来:"不卖,那是几年前转的做白酒的门面,妹子,青梅酒好,排毒养颜,开胃消食,降压降脂,软化血管,酸中心甜的味道呀,适合你们女人喝。"白了头

我点头微笑,带走一小瓶。在脑子里画了一幅画:飞雨落花或斜阳西照,守一扇小窗,斟一碗青梅薄酒,翻一卷泛黄的书,铅华洗净的你我,简单随喜,证悟微醺,惯看寻常。

发的老人说话利索,幽默,一听就是老生意经了。

若是谷酒,那劲道就不会让你微醺浅醉,谷酒性烈香浓,老街上倒有几家酒铺。走近一家,清亮鉴影的黄釉缸可真是浑圆硕大,红绸包裹后在上面拧个圆结的锥形圆盖像极了清朝官帽,我看着忍不住笑。里面午觉中的老板被我的笑声吵到,抬头望了望门口,也许知道我不是来打酒的,做了个请随意的手势又继续安心入梦。谷酒价格不贵,十元至二十元不等,这取决于酒的年份和度数。一坛一个价,红纸黑字都贴在酒缸上。杯中之物,谷物精华。在酒的烟波浩渺中,时光需用一个月去确定一箩稻谷经过浸泡、气蒸、摊晾、拌曲、糖化、发酵、蒸馏重重工序后留下的记忆到底有多饱满生动。

谷酒的味道,是水和风的低回,是庄稼和阳光的私语。迈出酒铺,矮矮旧旧的老街披着秋光向前延伸,就是端上一碗酒,也不会有"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的豪迈洒脱,但穿行在素淡又含蓄的景致里,诗意在醇香中只恍惚一闪,流年印证的真实早已落地生根。一条街,徐风枕酒,温和恬静。

(≡

日光又烈了些,照着老宅深巷越发从容而有温度。米粉,美酒,还不是老街醇香的全部,榨油坊和打粉铺的香气又别有一番风味。

我是见过大型新型的食品机械的,但走进榨油坊,光线明显不充足。正对面陈旧甚至落后的小机械让我立马将它们划为与时代脱节的小作坊。机器没有开启,左边靠墙码放着一堆鼓鼓囊囊的蛇皮袋,目测是花生和芝麻。我嗅着油料的酥香,看到右边有几个大木桶盖着塑料膜,低首,也能从冷幽的油镜中照见皓齿乌发的自己。我问作坊老板,是这榨的?对呀,隔天下午五点开榨,你不知?一件油渍斑斑的蓝色长衫罩身的中年老板自信又自然地回答,让我觉得全城的人都知,除了我。我不好意思地笑:为什么是五点?五点不吵人。哦。

五点,忙下班,忙做饭,忙接孩子,大家都忙在喧嚣中,再多一重噪音是影响不了谁的。我想起盛夏时在孩子学琴的门口看见隔壁干货香料店的空调室外机水管,很长,垂到一小塑料桶里。不解。店老板大妈说,都是这样,不让溅到路人身上啊。我前后望,一些小小的塑料桶间或临墙而立。走过空调嗡鸣的老街,不会有一滴空调水肆意乱溅到你鞋袜、衣裙。我问大妈是不是自己的房子是不是老住户。大妈摇头,这条街一大半是租户,原主人住大房子住小区去了,等拆迁。但一旦进了这条街,就染了它的脾气。

五点开榨,小塑料桶接空调水,老街的人用自己的方式蓄养着一条街原汁原味的"脾气",来往过客稍作停留就记住了它遍地的温馨,朴素的风情,不由自主,脸上泛起笑意。离开了,心依旧被红尘的小温柔无边宠溺。

目光越过香樟,落在一抹艳色。转为绛色的爬山虎是秋天的一片野花,开满到这家院墙,又红透到那家窗台。窗下的木色鸟笼,挂着一对鹦鹉,和树下仰望的猫以彼此的叫声表演着秋日里相斗相知的趣味。街巷,有小贩开三轮车经过,柚子、橘子,满满的。橙黄桔绿时,我的脚步,走过中心粮店、叶婆佬打粉店、王氏香料店……糯米香、红枣香、松桂香、十三香,又一轮香满衣襟。

46年 (加)

如果一定要问中兴街的地标是什么,本市的每个人都说得出: 民政局。也可以说,这是极少几个从设立至今没有改变地址的职能部门。周日闭门,一树粉紫的三角梅开过院墙,似在观望种种缘分的归宿。定格一重缘分,开启一个携手相依的故事,民政局的隔壁,当然少不了一家照相馆。

斜对面就有一家,朝阳照相馆,招牌上写着百年老店,不说百年,五六十年是真有了。那时整个城里才两家照相馆,瓷城摄影社和朝阳照相馆,如今时尚影楼随处可见,早已不屑于照结婚照,证件照。上世纪曾为半城人定格过高光幸福时刻的朝阳照相馆陈设显得单调过时,小伙计热情地招呼我,问我照什么证件照。我这年纪,该有的证件都有了,没有的也难求了。我摇头:不照,我找东西。他瞪大眼睛:找什么?

我无语,我也不知自己在找什么。才出校门时,在粮贸公司上班,从城关米厂再到这条街的中心粮店办事,途经朝阳照相馆,我突然想要照张相。扮美的那种,照的侧面,清汤挂面的直发,白色的套头T恤。想不起是几寸,总有巴掌那么大。少女多顾影自怜,我特别喜欢那张照片,宝贝似的夹在本子里。宝贝,终究是要淹于岁月。十九岁的海市蜃楼,还立在这朴素长街,素年锦时,已找不见。

岁月不声不响。没有古迹和艺术馆,古旧的街道一砖一瓦也算不上玲珑,但遥远的回忆,气味,影像都落入了它的收藏,它愈显平实亲和。重新走过,似温故而知新的重逢,似人面桃花初相识的遇见,笃定淡泊,心生欢喜。

小城,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爱上一座城,应该走进它的每一条街。一条老街,曾映照着一座城市最繁华的往昔。我想起大妈说的"拆迁"等同"爆发"的一个词。随着城市改造的持续,也许,终有一日这秋阳下清贫拙扑烟火醇香的中兴街,会演变成一段模糊的记忆。

站在琴行门口,一曲《秋日私语》从淡蓝色的窗口轻轻流出,如阳光从碧蓝色高空撒下来,慢条斯理的老街,诗画纯然。漫步其中,简单,安暖。

06 排為級

北北

一个 千金药业

2024年8月28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郭 亮

美术编辑:邱 鹏

校 对:谭智方

## 洣水河上鸬鹚捕鱼

傅寿贵

已是盛夏傍晚时分,古城建筑拖着长长的身影,逐步向江心挤压,将一汪平缓的江水妆成了一抹深黛色。归巢的水鸟贴着水面疾飞,江河两岸浅水河边,时不时出现电鱼的渔夫。他们身背电瓶,双手各执一根约两米长的竹竿,竹竿上端各有一根长长的电线与背上的电瓶相连,下端左边就是用铁丝绕成的小圈,右边是一兜小渔网。渔夫左手接动电阀,入水的竹竿前端放电,电鱼。炙热使整天龟缩在深水区的鱼儿,趁着傍晚的凉爽,游入浅水区觅食,不料触电身亡……每当看到这种情景,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几十年后,江河水里到底还有没有鱼种,难以预料,到那时,谈什么生态平衡、鱼米之乡呢?

河里的鱼不是不能捕,但不能这么个捕法。记得小时江河里也有捕鱼的,一是用渔网捕鱼,二是夜晚放长线钓鱼,三是鸬鹚捕鱼。尤其是鸬鹚捕鱼,既环保,又非常有趣。

看,远处来了一条鸬鹚捕鱼船,船上站着一位渔夫,慈眉善目,身体健壮,头戴斗笠,手拿一根长长的竹竿,船上站着六只鸬鹚。这也是渔夫捕鱼的"工具"。鸬鹚是一种大型水鸟,体长约二尺,体重四斤左右,通体黑色,头颈呈紫色光泽,两肩和翅膀呈青铜色光彩,嘴角和喉囊黄绿色,眼后下方白色,头颈有白色丝状羽纹,下胁有白斑,繁殖期间脸部有红色斑。鸬鹚行走时显得笨拙,一摇一晃,但水下游弋捕鱼,灵巧无比。

捕鱼开始,渔夫在鸬鹚颈部轻扎一根细绳,使 很小的鱼才能吞下,吞不下的鱼贮存在其颈囊中, 便是渔夫的收获。渔夫用竹竿将鸬鹚驱赶下水,鸬 鹚们灵巧地腾空跃起,一会儿纷纷钻入水中,搜寻 着水下的鱼儿。等鸬鹚颈囊装满后,渔夫追上这只 鸬鹚,伸出竹竿将鸬鹚往渔船一搭,待鸬鹚抖落羽 毛上的水,只见渔夫用手抓住其喉囊轻轻一捏,囊 内的鱼逐条挤出来。渔夫不停地吆喝,用竹竿拍打 水面,催促鸬鹚下水,鸬鹚头颈向上伸直再次翻身 潜入水下,使河水泛起一圈圈涟漪。一会儿,有一 只鸬鹚捕到一条约有二斤的大鱼,其他的鸬鹚纷 纷来争抢,翅膀拍打着水面,河水泛起一朵朵小水 花。渔夫赶紧划着船靠近鸬鹚,用竹竿将鸬鹚捞上 船,用手捏住鸬鹚颈部使鸬鹚松嘴吐出大鱼。又有 一只鸬鹚蹿出水面,嘴里叼着一条大鱼,它迅速游 到岸边,准备独吃美食。可是绳子扎了脖子怎么也 吞不下这条大鱼,看着它那使劲吞食的样子,非常 滑稽。结果还是被渔夫赶来抓住脖子挤出了大鱼。 渔夫奖励鸬鹚一条小鱼,其他鸬鹚看得到了食物, 在渔夫吆喝下积极把头伸得高高的,翻入水中寻 找目标。这时江面上吹来一阵轻风,河水皱起万叠 微波,小船好似一片树叶在水面漂浮。不一会,上 游鸬鹚捕到一条大石斑鱼,下游方向鸬鹚又捕到 一条大鲫鱼,这边一只鸬鹚叼着条大鳜鱼,河那边 一只鸬鹚含着一条大鲤鱼。一般的人看到这情景 不知往哪方向追哪只鸬鹚。渔夫观察后凭多年的 经验,逐渐追到每只鸬鹚拉上船,以麻利熟练的手 法取下每只鸬鹚嘴里的大鱼,再给每只捕到鱼的 鸬鹚奖励一条小鱼。鸬鹚游弋在清澈蔚蓝的水面, 渔夫继续驱赶吆喝着每只鸬鹚潜水捕鱼。

不大会儿功夫,岸上的人高喊"快快,这只鸬鹚叼到一条大鱼了",又有一个人高喊另外的鸬鹚也捕到一条大鲶鱼,河对岸的人也急促地高喊渔夫,原来是那边的鸬鹚捉到一条更大的鱼啊。渔夫从南边追到西边,西边追到东边,东边追到北边,划得上气不接下气,在忙碌中收获喜悦。

是啊!电鱼玩的是"赶尽杀绝"的游戏。鸬鹚捕鱼,遵循自然法则,享受大自然恩惠。当年我对时候在河边洗衣、洗菜,太阳光照射在缓缓流动对着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好似蓝玉白银,能清晰看见河中各种鱼虾不停游弋。它们有的围着我站在水中的双脚亲来亲去,我们甚至可以用手轻轻探水中亲密接触鱼儿,它们也不感到害怕,它们都不到这种感觉了,是鱼儿清高了,还是何种原因?那种达种感觉了,是鱼儿清高了,还是何种原因?那种起来呼吁,共同努力!